

1984年10月3日，霍山县直9位青年文学爱好者，成立了霍山县小南岳文学社。文学社的诞生，就得到霍山县委、县政府和宣传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关心，他们不负众望，坚持初心梦想，志存高远，如今已长成绿意盎然的参天大树！

作为改革开放后，安徽省第一个依法登记的民间非营利性文学社团，小南岳文学社一直得到《皖西日报》的多方鼓励、悉心指导、全面推介，引起了王蒙、鲁彦周、蒋子龙、张贤亮、徐贵祥、叶辛、江流、祝兴义、刘祖德、许辉、苗振亚和杨美清、余方德等著名作家的关心和支持，他们或莅临举办讲座，或题签勉励。现已拥有社员73名，其中中国作协会员4人，省作协会员30人，市作协会员56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6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3人。《皖西日报》《安徽日报》《安徽文学》等报刊，曾多次以专版(专辑)加以介绍，先后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安徽省总工会分别授予全国和省“职工读书自学活动先进集体”，涌现出葛红国、谢鑫、沈俊峰、金从华、谢明等一批在国内和省内有影响力的作家，他们先后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中国“独角兽”文学奖、中国散人散文奖、解放军文艺奖、散文一等奖等，累计发表各类文学作品超过2000万字，出版文集290多种，现在每年仍以20多种递增。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十周年，小南岳文学社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引导每一个成员，自觉担负使命任务，加强自身建设，营造团结奋进的良好文学生态，共创新时代文学的繁荣盛景!(辛为民)



高先祥 摄

与老古一起进干休所的人差不多都走了，已过耄耋之年的老古近年来也清闲多了，至少不再有人请他作报告了，当然主要是人家担心老古的身体，因此老古清闲中又带着几分怅然若失。

老古不喜欢城市里的喧嚣，怕川流不息的人流车流，于是老古一直在干休所里享受着一份清静，甚至连电视也不愿意打开，手中的老人机似乎也成了摆设，很少响起。

老古最大的爱好是每天一身戎装，来到院子树荫下的石桌边，要和隔壁老战友老余杀一盘，仅此一盘，规矩是谁输谁请客。然而，这么多年来每盘的结局都是惊人的相似：和局。于是老古和老余就像两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笑呵呵地各自回家吃饭。

那天老余病倒了，住进了市里的大医院。老余患了近五十年的气管炎和风湿病，而就目前的天气来看，不利于老余治疗。老古因此为老余的身体捏着一把汗。

老古独自在大院内围着树下石桌子没精打采地转悠，看着石桌上的“楚河汉界”，眼里总是浮现一个又一个的“和局”。

老古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掀掉电视机的罩子，打开电视机，调至气象频道。老古要关注一



## 老歌

金从华

下最近的天气，看看老战友还有多少胜数。然而，就在老古手拿起遥控器准备换台的刹那，屏幕上出现了一首老古熟悉的歌名，同时响起了老古熟悉的旋律。这是一首老古十分喜欢的老歌，高亢激昂，雄浑有力，当年就是唱着这首老歌走向战场的，好像有几十年没有听过了。老古的遥控器没有再点下去，双目紧盯着电视机，竖起了双耳。

这时，老古的手机已经响了一会了，老古想现在就是天塌下来我也要听完这支老歌。老古全然不顾手机铃声，倾心地享受着那首老歌带来的欢愉。老古拿着遥控器，双手作指挥状，口中唱着节拍，心儿随着那歌声飘到了太行山上，飘向了天安门城楼……

老古的手机铃声就一着响着，直至老歌唱完，铃声方止。老古看了看来电显示，全是老余的，见是老余打来的，便急忙回拨过去。电话铃刚一响，老余便接通了电话。老古说：老余啊！实在在对不住了，刚才我在听一首老歌，你打了那么长时间的电话，一定是有急事吧？

老余说：老古啊！我打电话就是告诉你，让你赶快打开电视，听那首老歌啊！

作者系小南岳文学社发起人

## 散文

# 歌声飞扬

陈文娟

“我低头，向山歌，追逐流逝的岁月……”

嘹亮清脆的歌声传到耳边，熟悉的嗓音，熟悉的曲子，唱歌的人我也是熟悉的。

她是负责我家旁边那段马路卫生的环卫工人。

四十岁左右，个子中等，头发很黑，长年扎着低马尾，长年穿着橘色的马甲。瓜子脸，眼睛不大，翘嘴。

每天清晨，她会准时骑着自行车来到马路边，不论春夏秋冬、阴晴雨雪。

她拿着大扫帚，一下接一下地扫着，频率很快，很有力，扫帚与水泥路面摩擦出“唰唰唰”的声音，枯叶纸屑、细沙灰尘都被扫去了，细小的灰尘在扫帚下弥漫升腾。扫过的地方，露出水泥面原本的颜色。在我见过的环卫工人中，她是最卖力最充满激情的一个，浑身上下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腰身随着胳膊有节奏地摆动，一下又一下，每次看她卖力地挥动大扫帚，我就想，这女子小小的身躯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清洁马路这项小小的工作怎么会做得如此兢兢业业，激情澎湃？

扫路的时候，她是不唱歌的，埋头苦干，扫马路就是她当下最重要最神圣的事。从路的东头扫到西头，再从西头扫到东头，一个来回后，马路干干净净，太阳也从地平线升到了半空中，道道光芒从行道树的缝隙投下来，落到地上，斑斑驳驳的，投到她的脸上，红红扑扑的，额头的汗珠闪着光。

她擦了擦汗，往耳后一拿，拿毛巾擦去额头的汗珠，回望扫过的马路，眯眯一笑，畅快地呼了一口气。接着她收起大扫帚，绑在自行车后座上，又把先前脱去的外衣穿上，仍旧把橘色马甲穿在外面，骑上车子，铃铛清脆一响，橘色马甲就在马路上如轻风一样飘动起来。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春风啊春风，你把我吹绿……”

熟悉的歌词，动听的歌声，在马路上空轻轻地飞扬起来，轻松而畅快。



## 散文诗

# 小南岳文学社四十礼赞

谢明

日子过得真快，四十年前我们曾经静立于时光的岸边，如若无人问津的枯草把肥沃的土地站成了“西伯利亚”的冻土可我们怀揣尚存的温度，随春风的吹拂从寒冷的脚下绽放出第一枚飘逸的花朵并且馨香氤氲，并且葳蕤丛生

日子过得真快，四十年的翘翘起起心中那团火依然熠熠生辉，光亮如初风雨兼程，矢志依旧从一纸素笺到铅字、到激光照排的铿锵从默默无闻到声名远扬笔尖跳跃的生活火花，如心音溢满胸腔字里行间，情感的河流涓涓不息小南岳，我们以丰富多情的笔触

诠释属于自己四十年传奇那些被知音诵读的篇章是岁月赋予我们四十年的荣光

日子过得真快，四十年是一个节点一路相向而行，我们彼此真情陪伴，成就互帮对梦想的深情笃定，没有辜负岁月的美好追梦路上，坚持和坚守弥足珍贵，永久收藏从一纸素笺到铅字、到激光照排的铿锵从默默无闻到声名远扬笔尖跳跃的生活火花，如心音溢满胸腔字里行间，情感的河流涓涓不息“在路上”，永远都是青春的模样作者系小南岳文学社发起人



## 散文

# 老城小巷

陈伟

霍山的县城，三面环青山，一面绕碧水，似一静逸的淑女，安睡在这梦一般的美梦里。在文峰塔的凭栏处远眺，多少人赞叹这山城，宽阔的水泥路，新颖的绿化带，漂亮的公园以及成片成片的别墅区，的确很美！可是每当我站在这里时，总是远远地向北边望去，垫高脚，希望看见那已经被甩在城市边缘处的老城。

老城，被一条古老的护城河绕着，是霍山城的根源。这古老的城区几百年抑或几千年来曾经是繁华的中心。随着时代发展，伴着新城的迅速崛起，老城，却如年迈的耆老，慢慢地一分分衰老，直到带着那不完的往事逝去。

小时的我就生活在这老城里，那时新城尚是一片荒芜，老城则还延续着它特有的生活方式，在那里的朝朝夕夕就别有一番滋味。首先老城里那叫着各种古怪怪诞名字的小巷最让人难忘，想起来不禁觉得好笑，有“澡堂巷”，以前那里是开澡堂的地方，小时候串门还见得巷里人家厚厚的木墙板，据说那是与澡堂里的隔板，角落里还见着铜钱样式的漏沟和送水的管口龙头；还有“火神庙巷”，老人们说那里常常失火，后来人们建了火神的庙堂，供奉着火神爷的牌位，就真的没了火灾；“通贤巷”却是较神圣的地方，谁也说不出哪个状元是在这里出生的，一切都没据可考了；至于那个“一人巷”，也就是仅仅能让一个人走过来的窄地儿，很可能也有着“六尺巷”的那段佳话吧……

这些数不清的小巷将老城四四方方地分成一个个独立的单元。记得那时，在巷里住的人们，夏日傍晚时开着扇子坐在小院内，一瓶老酒，一把花生米吃得啧啧，时不时隔着灰瓦高翘的山墙和那边的人家聊起天来，谁也不见不着谁的面，拌着蒲扇的彼此“嗒嗒”声，却可以把话题从老屋的瓦檐上侃到无边无际的天宇间。墙头邻家的瓜果跟着爬山虎都从别的院绕了过来，自家的石榴也

快弯折了腰，把果实递了过去。

在早晨，货郎们花鼓的“卜哪哪”以及姑娘们在老井边的嬉闹声都隔着好几条巷悠悠忽忽飘过来，吵醒了我们朦胧的眼睛。拎着菜篮的人们在小巷中来往相互打着招呼或询问着菜价，甚至可以站在墙根下因琐事谈上一整早上，直到别人的屋顶上蒙蒙地浮一层炊烟时，闻着淡淡米香才不舍地说：“哎哟！我要回家烧锅了。”

巷中每一块光滑的青石板都曾跑过我们童年无数的脚印。还记得，东头槐树旁老屋墙脚下她总是叫着不停，引得孩子们扒在一起使劲地掏，又害得头发白发的老奶奶一路踉跄地跑来，手里高高举起扫帚，怕我们掏塌了这摇摇欲坠的老屋；到了树下被果实压弯了腰的季节，我们这群顽童就竹竿在手，张家有枣，王家有梨，我们心中都有数，也都成了我们“消灭”的对象，站在墙外揪打枝头，气得院中主人开门大骂，惊得我们四散里跑开，也就有几个倒霉的家伙被堵进了死巷，蹲在门拐里吓得不敢出来，还哭哭啼啼地把我们一个个都出卖；当日暮的炊烟四起时，巷子里便回荡着大人们叫孩子的呼唤，也有几个特淘气的家伙还“流窜”着，家里人四处找寻，他却固在石壁上和在别人家的孩子抢着蛋花。随后，喧沸了一天的巷子也就暂时平静下来……

这老城小巷留着我们很多的梦，但是这留梦的地方却随着老城的改造，被一栋栋的商业楼所取代。拆迁老城的日子很多人都去看老城的最后一眼，我去的时候，那里已是一地的断砖碎瓦了，哎！随它去吧！这时我还听见脚下有潺潺的流水声，那是小巷石板渠哽咽的声音，它还在诉说着无尽的从前。

夕阳下，老城小巷带着自己的历史最终走进了历史！

作者系小南岳文学社第五届成员



## 科幻小说

P教授是全国著名的转基因学和遗传学专家。最近他的研究兴趣转移到了鲜花花期的课题上，原因在于几周前P教授与一位自小一块玩大的某鲜花公司老板D先生的一番谈话。

“老P，现在的生意可真难做。虽然休闲节假日多了，人们买花的会多了一些，但顾客们总是不满足，嫌花开的时间太短。花同样一份钱，还不如去买常开不败的仿真材料花呢。”

“现在的人真挑剔呀。”

“你是专家，能不能研制一种基因药物让花开的时间大大延长呢？”

“这个，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操作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别推辞了，我们公司愿将一笔专项经费给你，如果成功的话，你就是我们公司科技股的股东，那将是一笔很大的利润呀。再说我们公司的生活，让世界更美好不也是科学家的职责吗？”

“既然如此，我试试吧。”

P教授尽管曾经满腹，学富五年，但经济条件不容乐观。为此妻子孩子曾多次与他发生摩擦，吵得P教授心烦意乱苦不堪言。这一次P教授决定倾力完成研制工作，也在家人面前抬起头来。

经过不懈地努力，无数次的失败。P教授终于秘密研制成功了将各种鲜花的花期延长至少一年以上的基因药物。D老板果然大方，一出手就付了P教授一笔不菲的研究经费。当然，该基因药物也为D氏鲜花公司所垄断。



## 歌词

# 米斛花开

吴南江

米斛花儿开，  
开在悬崖之北。  
花似星星，  
如雪点点洁白。  
天地之灵显神彩，  
经风历雨，  
风骨长在。

米斛花儿开，  
开在我心海。  
关爱无求，  
梦中之花圣洁。  
情意绵绵心相约，  
爱到深处，  
花开不败。

米斛花儿开，  
花开不败，  
无言有爱。  
真花无香祛病灾，  
千古仙草扬天外。

米斛花儿开，  
花开不败，  
俩小无猜。  
青山作证爱常在，  
绿水作伴情不改。  
作者系小南岳文学社第一届成员



## 诗歌

# 晒秋(外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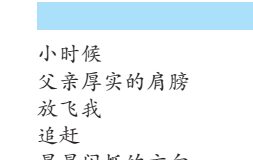
但俊

田园的芳香  
五颜六色  
以拔高的形态  
于秋季闪亮

想起  
乡亲的汗滴  
总把喜悦之歌奏响  
那些踏实  
小心地收藏  
饱满时光  
梦也安康吉祥

阳光普照出  
纯净的样子  
铺放于天地间的画卷  
热闹着家园 村庄

父亲是灯塔  
亮丽着  
我的视野 向往  
作者系小南岳文学社第二届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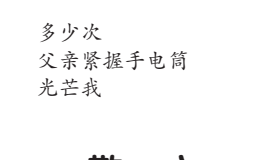
## 灯塔

小时候  
父亲厚实的肩膀  
放飞我  
追赶  
星星闪烁的方向  
煤油灯下  
父亲手抄  
借来的语文书  
于是  
教室里  
也有我的希望

抵挡黑夜  
幸福地抵达  
求知的远方

多少次  
父亲紧握手电筒  
光芒我

父亲是灯塔  
亮丽着  
我的视野 向往  
作者系小南岳文学社第二届成员



## 散文

# 人意山光俱欢喜

张颖

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挂龙尖，神秘且仁慈。

我们的向导徐仁发、俞俊兰夫妇热情地迎接我们，在村村通水泥路上，且停且行，绕行山间。一路上，跟我们讲解山巅的白云庵和千年银杏的来历，介绍挂龙尖的传说和观景风景的位置。登山途中，云翻雾起，将要落雨。站在观景台上，眼前铺开了巨幅写意的中国画，水墨丹青的图景，动画片似的，变化多端，富有趣味。怪不得季羡林先生在《新世纪新千年寄语》中说：我们人类要同大自然成为朋友，身处山中，真像有一位快乐的魔术师，沿途变幻出不同的风景，让我们游览情绪高昂又饱满，上演了一段访松竹清风、观云雾游龙的山野交响曲。

挂龙尖距霍山县城约25公里，海拔840余米，是一条由东北而西长约2000米长、40米宽的狭窄山脉。为什么叫“挂龙尖”？只因山势险峻，峭壁高耸，云雾缭绕，远远望去，犹如一条巨龙悬挂于空中，形神兼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当地人便以“挂龙尖”为名，沿用至今。

挂龙尖下，是徐仁发和俞俊兰夫妇的家，也是霍山石斛的家。霍山石斛，身长寸余，花白淡雅，茎似竹节，节如粟米，可爱小巧，丛丛簇簇。有句话“浓缩的都是精华”，这也是霍山石斛的真实写照。人们也许还有不认识来解的，也不一定知晓“霍山石斛 中华瑰宝”的丰富内涵。

霍山石斛，收藏石之精微，呼吸山之灵气，涵养水之润泽，自远古缄默而来，却享有“植物康养软黄金”、“九大仙草之首”的美誉。霍山石斛大名鼎鼎，还有一个小名

几：米斛。米斛与霍山石斛是互为专属的IP，还有以霍山石斛为创作元素的文艺作品，如歌舞《米斛花开》、纪实文学《让石头开出花来》、电视短剧《花开石上》……正声名远播，传诵久远。

山谷、水傍、石上。独特生长环境中孕育的精灵般的霍山石斛，深情款款，共同怀念着一位名叫“何云峙”的药农，他是“霍山石斛野生保护第一人”。作为霍山石斛之父，“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的何云峙，也一定会感到欣慰。药食同源典籍里的霍山石斛，有多少人人为之魂牵梦绕，殚精竭虑。由霍山石斛古法炮制龙头凤尾型枫斗，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和发扬制斛、守斛人的精神更是与日俱增。

地处北纬31°的霍山，神奇的挂龙尖不可复制，山谷、水傍、石上的秘境不可复制，频频在央视出镜。以挂龙尖为基地，徐仁发和俞俊兰夫妇坚守药材世家初心，发展霍山石斛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从挂龙尖出发，以“龙尖斛”之名问世的衍生产品也可溯源。他们联农带农，已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头羊、头雁。

徐霞客在《游天台山记》里所述：“人意山光，俱有喜态。”行游挂龙尖，有白云庵避雨小憩的插曲，有石斛美食席间的烟火，更有龙尖斛基地与三叠瀑的惊叹。哦！原来这里真是一处神秘的原生态的旅游胜地。又是一年春好处，诗酒更需趁年华。探秘挂龙尖，我们兴致勃勃，酣畅爽朗。半天的光景，清新而明媚，仿佛度过了一季“爱是，黄金”，“九大仙草之首”的美誉。霍山石斛大名鼎鼎，还有一个小名

几：米斛。米斛与霍山石斛是互为专属的IP，还有以霍山石斛为创作元素的文艺作品，如歌舞《米斛花开》、纪实文学《让石头开出花来》、电视短剧《花开石上》……正声名远播，传诵久远。

山谷、水傍、石上。独特生长环境中孕育的精灵般的霍山石斛，深情款款，共同怀念着一位名叫“何云峙”的药农，他是“霍山石斛野生保护第一人”。作为霍山石斛之父，“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的何云峙，也一定会感到欣慰。药食同源典籍里的霍山石斛，有多少人人为之魂牵梦绕，殚精竭虑。由霍山石斛古法炮制龙头凤尾型枫斗，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和发扬制斛、守斛人的精神更是与日俱增。

地处北纬31°的霍山，神奇的挂龙尖不可复制，山谷、水傍、石上的秘境不可复制，频频在央视出镜。以挂龙尖为基地，徐仁发和俞俊兰夫妇坚守药材世家初心，发展霍山石斛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从挂龙尖出发，以“龙尖斛”之名问世的衍生产品也可溯源。他们联农带农，已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头羊、头雁。

徐霞客在《游天台山记》里所述：“人意山光，俱有喜态。”行游挂龙尖，有白云庵避雨小憩的插曲，有石斛美食席间的烟火，更有龙尖斛基地与三叠瀑的惊叹。哦！原来这里真是一处神秘的原生态的旅游胜地。又是一年春好处，诗酒更需趁年华。探秘挂龙尖，我们兴致勃勃，酣畅爽朗。半天的光景，清新而明媚，仿佛度过了一季“爱是，黄金”，“九大仙草之首”的美誉。霍山石斛大名鼎鼎，还有一个小名

几：米斛。米斛与霍山石斛是互为专属的IP，还有以霍山石斛为创作元素的文艺作品，如歌舞《米斛花开》、纪实文学《让石头开出花来》、电视短剧《花开石上》……正声名远播，传诵久远。

山谷、水傍、石上。独特生长环境中孕育的精灵般的霍山石斛，深情款款，共同怀念着一位名叫“何云峙”的药农，他是“霍山石斛野生保护第一人”。作为霍山石斛之父，“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的何云峙，也一定会感到欣慰。药食同源典籍里的霍山石斛，有多少人人为之魂牵梦绕，殚精竭虑。由霍山石斛古法炮制龙头凤尾型枫斗，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和发扬制斛、守斛人的精神更是与日俱增。

地处北纬31°的霍山，神奇的挂龙尖不可复制，山谷、水傍、石上的秘境不可复制，频频在央视出镜。以挂龙尖为基地，徐仁发和俞俊兰夫妇坚守药材世家初心，发展霍山石斛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从挂龙尖出发，以“龙尖斛”之名问世的衍生产品也可溯源。他们联农带农，已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头羊、头雁。

徐霞客在《游天台山记》里所述：“人意山光，俱有喜态。”行游挂龙尖，有白云庵避雨小憩的插曲，有石斛美食席间的烟火，更有龙尖斛基地与三叠瀑的惊叹。哦！原来这里真是一处神秘的原生态的旅游胜地。又是一年春好处，诗酒更需趁年华。探秘挂龙尖，我们兴致勃勃，酣畅爽朗。半天的光景，清新而明媚，仿佛度过了一季“爱是，黄金”，“九大仙草之首”的美誉。霍山石斛大名鼎鼎，还有一个小名

几：米斛。米斛与霍山石斛是互为专属的IP，还有以霍山石斛为创作元素的文艺作品，如歌舞《米斛花开》、纪实文学《让石头开出花来》、电视短剧《花开石上》……正声名远播，传诵久远。

山谷、水傍、石上。独特生长环境中孕育的精灵般的霍山石斛，深情款款，共同怀念着一位名叫“何云峙”的药农，他是“霍山石斛野生保护第一人”。作为霍山石斛之父，“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的何云峙，也一定会感到欣慰。药食同源典籍里的霍山石斛，有多少人人为之魂牵梦绕，殚精竭虑。由霍山石斛古法炮制龙头凤尾型枫斗，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和发扬制斛、守斛人的精神更是与日俱增。